

歷朝

五種說

三百一

大部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末

說畧第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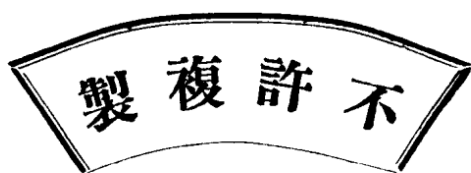


明
雲南
陸氏
原編

說
略

集成
圖書
公司
印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北京崇文門內船板胡同
集成圖書公司
電話總局五百八十五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漢口廣東山西
集成圖書公司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鐵圍山叢談六卷

宋蔡絛撰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曾敏行獨醒雜志則載絛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西清詩話乃絛使其客爲之殆以蔡絛領袖書局情不知學爲物論所不歸故疑絛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竄逐之後黨與解散誰與捉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驕恣紈袴則可不能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謝石相

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爲紹興十七年徽宗買茴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爲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趯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尙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薨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忠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條則稱政和三四年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京條則稱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援復安世乃陳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爲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恕詞蓋以攸嘗劾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間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尤極意推崇而丁仙

現一條乃深誡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話之旨也他如述九聖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嬴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之緣起記所目覩皆較他書爲詳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諺包彈之始粵人雞卜之法諸葛氏筆張滋墨米芾研山大觀端研玻璃母龍涎香薔薇水沉水香合浦珠鎮庫帶藕絲鐙百衲琴建溪茶姚黃花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廣異聞又如陳師道後山詩話稱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諸家引爲故實而不知雷爲何人觀此書乃知爲雷中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三經新義宋人皆稱王安石觀此書乃知惟周禮爲安石親筆詩書二經實出王雱又徽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眞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

中之佳本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古今說海

鐵圍山叢談

說略十二 雜記十二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天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此所以國蒙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遣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母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三萬本斬黃間至有一鋪二十

五里邇野而出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泰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三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占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方樂作行事而口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至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南俗尙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

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厯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嚮長則恣其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吾獨惡之未幾犬戎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倖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爲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王舒公介甫熙甯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蓋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

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吉弟縱喪偶甯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瞠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且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王甯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

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厯厯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黥鬼所侮

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蠱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未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哺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尙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

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趾陽以鏹二十萬鬻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篋而棄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覲神之有職而令悛革今數日怪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顧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是怪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日訪得之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秘爾徽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

縱雅尙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甯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尙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眞奇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立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諸河南書字而閭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旣好尙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尙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

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遣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之遶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恩因太崇尙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致和閣爲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

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尙畱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尙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尙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甌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尙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且